

## 第十四章 入羊群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書房的門緊緊閉著，就像是仁人誌士們在酷刑麵前永遠不肯張開的那張嘴。

黨驍波等提督心腹正在後園裏受著酷刑，隻是嘴早已被臭抹布塞住了，所以沒有發出慘呼。

洪常青警惕地注視著四周的黑夜，領著膠州知州派過來的幾個衙役分散在書房的四周，阻止任何人靠近那個房間。

書房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沉默，不知道範閑與許茂才在裏麵說了些什麼，商量了些什麼，計較了些什麼，爭執了些什麼。

順著淡淡透出的燭光往裏遁去，便可看見這二人越來越沉重的表情與眼神中帶著的那一絲寒意。

範閑微低著頭，鼻梁兩側的陰影十分顯眼，他輕聲說道：“這個事情到這裏了，就到這裏了。”

許茂才想了想，點點頭：“是，大人。”

兩人關於當年及以後的對話暫告一個段落，許茂才在強抑激動之餘，也回覆了這些年來的平靜，將稱呼由少爺變成了大人。他清楚自己與範閑的對話是怎樣的大逆不道，如果被別的人知道了自己與範閑說過些什麼，自己肯定是必死無疑，而範閑也一定沒有什麼好日子過。

“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眼下這個問題怎麼處理？”

許茂才在膠州水師已有二十年時間，由當初最下層的士兵一步一步熬到如今的重要將領，在水師當中自然擁有旁人難以企及的威信與網絡。範閑處理膠州水師，如果有他的幫助，一定會簡單許多。

“我會去聯絡軍中的人。”許茂才想了想後說道：“如果大人需要有人出麵，我可以試一下。”

範閑皺著眉頭想了想，如果在水師裏能夠收服一大批中下級的軍官，自然會順利許多，那位老秦家的將軍既然不肯出麵，許茂才願意出來幫助自己，想必效果也差不多。不過想了會兒後，他卻搖頭說道：“你不要親自出麵。”

許茂才有些訝異地看著範閑。

範閑說道：“我不要人能夠察覺到一絲問題...你畢竟是泉州水師出來的人，既然這些年一直安分，今天也就不出來了。”

不是關鍵的時刻，這枚範閑在軍中的棋子自然不能暴露，隻是處理膠州水師這樣一個畸形的手臂，他斷不會動用自己好不容易在路邊拾得的厲鋒菜刀。

“不過...軍中中下層你幫我想想辦法。”範閑繼續說道：“影響一些你能影響的人，至少讓他們安分一些，天亮之後就要去水師宣旨，我不希望到時候上萬士兵都來圍攻我。”

許茂才笑了笑，行禮說道：“大人放心，其實今夜裏，就覺著您似乎將這件事情想的過於艱難了。”

“噢，怎麼說？”範閑挑起眉頭，來了興趣。

“您低估了軍隊對於朝廷的忠心，低估了陛下對於士兵們的影響力。”許茂才平靜說道：“或許常昆可以掌控軍隊中的一部分，或許他的心腹可以煽動不知事實真相的士兵鬧將起來...可現在的狀態是，常昆已經死了，黨驍波等幾人也被您捕入獄中，不論士兵還是百姓，如果有膽子對欽差動手，那是一定需要人帶頭的。”

許茂才最後說道：“羊兒們敢起來造狼的反，一定是有隻狼躲在羊群中間。”

範閑的眼睛亮了下，看著許茂才半晌沒有說話。此時才發現，這位母親當年留下的幸運兒，看待事情，果然有幾分獨到之處。

“可我是一匹來自外地的狼。”他笑著說道：“水師裏的這些老狼又愛惜羽毛。”

許茂才淡淡說道：“您押著他們去，他們不得不去...也不用他們說什麼，隻要往營裏一站，水師官兵們自然就知道了他們的立場，如果軍中仍然有鬧事的，大人不妨殺上一殺。”

“殺人立威？”範閑皺起了眉頭。“我怕的九十驚起嘩變，血腥味很刺鼻，很容易讓人們的腦子發昏。”

許茂才看著他笑了笑，和聲說道：“大人，血腥味也是很容易讓人們變得膽小，尤其是本來膽子就不怎麼大的下層人。”

這話說的平淡，卻帶著一絲古怪與怨意，想必是二十年前葉家、泉州水師被清洗時，這位看多了被鮮血嚇的噤若寒蟬，不可動彈的膽小之輩。

範閑想了想，點點頭。

許茂才看他眉間的憂色依然未祛，知道他在擔心什麼，稍一思忖後，試探著說道：“就算今天我不出麵，事後也可以嚐試一下。”

嚐試什麼？自然是嚐試將膠州水師掌握在範閑的手裏。以許茂才如今的資曆與地位，隻要在朝廷查辦膠州水師一案中表現的突出一些，對陛下的忠心顯得純良些，就算範閑不從中幫忙，想必也有極大的機會升職稱為水師提督。

對於許茂才來說，這個提議不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著想，而是想著自己能夠幫範閑獲取一個強大的助力。

但範閑卻隻是搖了搖頭。

“我知道你的事情太晚。”他說道：“所以事先沒有做安排，膠州水師的後事京都那邊早已定了，十日之後，就會有樞密院的人來接手，至於你...我會想辦法讓你不受牽連，依然留在膠州，但是提督的位置卻沒有辦法。”

許茂才點點頭，知道關於水師後續的安排，宮裏肯定早有定數，範閑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出身，當然時事先沒有進行什麼安排。

“下任提督是？”

“秦易。”範閑緩緩說道：“秦恒的堂弟。”

秦恒便是如今的京都守備，老秦家第二代的翹楚人物，在京中時與範閑的關係還算融洽。

但許茂才聽著這個名字，麵色卻是有些古怪。

“怎麼了？”範閑看出了他的憂心，好奇問道。

“為什麼陛下會讓老秦家的人來接手？”許茂才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就算葉家如今失了寵，可是軍中不止這麼兩家，西征軍裏還有幾員大將一直沒有合適的位置。”

“我也不是很明白。”範閑笑著應道，心裏卻想著，膠州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方，皇帝肯定是要選擇自己心腹中的心腹掌握著，避免再次出現常昆這樣的事情。

許茂才望著範閑欲言又止，半晌才下決心說道：“老秦家不簡單。”

“什麼意思？”

“我沒有證據，但總覺得老秦家不簡單。”許茂才皺眉說道：“您也知道，水師裏列第三的那位是秦家的人，常昆在水師裏做了這麼多手腳，領著上千士兵南下，怎麼可能瞞過他...為什麼他一直沒有向朝中報告？如果他向老秦家說過，老秦家卻沒有告訴陛下...這事情就有些古怪了。”

範閑安靜了下來，在腦中細細盤算著其中的細節，然後說道：“所以你要留在膠州，盯著馬上來的那名提督大人，我相信老秦家是不會背叛陛下的。因為不論從哪個方麵來看，這都是沒有任何好處的事情。”

許茂才心想確實也是這個道理。大殿下如今執掌禁軍，葉家被陛下罵的大氣不敢吭一聲，隻好龜縮在定州養馬，整個慶\*\*方，如今聲勢最盛的，自然就是老秦家，他們如果背叛陛下，根本不可能再獲得更高的地位與榮耀。

政治上的選擇與做生意一樣，沒有利益的事情，沒有人願意做。

“你去做事吧。”範閑溫和微笑說道：“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在今後的日子裏，隻要我不主動找你，你不要為我做任何事情。”

許茂才也笑了起來，走到他身前跪了下去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一個頭，沒有多說什麼，轉身離去。

看著這名四十出頭將領離開的身影，範閑負手於後，微微眯眼，他知道對方這個頭磕的是心甘情願，甚至想必是欣喜無比。二十年前之事，落在二十年之後，人生並沒有幾個二十年，而此人卻一直等了這麼久，實是不易。

遠處的天邊浮起一絲淡漠的白，範閑眯著眼睛看著，心思不知道飄去了哪裏，眉頭皺的極緊。他感覺心上多了一絲壓力，又多了一絲興奮。造反這種事情他是不會做的，就像葉輕眉當年在信中說的那樣。一統天下？她不屑做，範閑也不喜歡玩這種遊戲，不過在今後的歲月裏，除了造反，總有許多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。

比如好好活著，比如讓剛剛離開的那個好好活著，比如讓有些人活的很不愉快。

此時提督府沒有喧囂，隻有一片寧靜圍繞，很多人沒有睡著，天剛剛破曉。

\*\*\*\*\*

晨光漸盛時，關閉著的膠州城門被緩緩拉開，嚴密封鎖了一個整夜的州軍們疲憊地收隊，有氣無力地站在城門洞兩側，用目光送著那一行隊伍行出了膠州城，往不遠方的水師營地駛去。

隊伍的正中間是範閑，騎在馬上的他已經換上了官服，華貴異常，威嚴十足。左邊的洪常青麵色冷漠地抱著皇帝欽賜的天子劍，右手邊的監察院官員捧著金黃色的聖旨。

前有開道官兵扛著牌子氣喘籲籲地走著，然後便是一柄曲柄駕雲黃金傘。

膠州方麵不知道從哪裏搞出來一個絲竹班子，吹吹打打著，鑼鼓敲著，熱鬧不停。

正是一個有些簡陋的欽差儀仗，範閑冷眼看著，心裏不免覺得好笑，那位膠州知州果然有兩把刷子，不過半夜功夫，居然整出了這麼些東西來，隻是這絲竹班子怎麼身上的脂粉味這麼重？難道是從青樓裏借來的？

欽差儀仗他一直留在蘇州，根本沒有想到會在海邊來用。不過既然是去水師宣旨，擺出這種排場來總有益處，隻是範閑有些替吳格非擔心。這般弄虛作假，會不會讓京都裏的那些老學士們不高興？

一應膠州官員與未獲罪的水師將領老老實實地跟在範閑身後，單從表情上，看不出來這些人是高興還是難過，隻是折騰了一夜，沒有幾個精神好。

晨起的膠州市民們在早點攤子上已經隱約知曉了昨夜的事情，紛紛湧在城門外注視著這一幕，膽大的市民們對著欽差儀仗指指點點。紛紛傳播著，高頭大馬上那個俊的如同姑娘般的年輕權貴，就是傳聞中的小範大人。

範閑在民間的名聲實在是太響了。

而膠州水師在城中的名聲卻實在好不到哪裏去。

也不知是誰起的頭，城門內外的上千百姓作一聲喊，口祝欽差大人安康，便跪了下去，行禮不一。

範閑一怔，看著那黑壓壓的一片人頭，不禁有些恍惚。想到凌晨許茂才說的那些話。才明白，原來社會最底層的人們，對於高高在上的天使，確實是一種發自本能般的畏懼與敬服。

這種認識，讓範閑並不能舒服到哪裏去，他下意識看了一眼許茂才。

許茂才裝作諂媚的樣子笑了笑。

不得已，範閑揮手止住了隊伍的前行，堆起滿臉溫和的笑容，在官員們的拱衛中下馬，輕步走到線外百姓麵前，溫和回禮，極有禮數地扶起了幾位老人家，又寒暄了兩句，說了幾句聖安，天順之類的廢話，這才重新回到馬上，開動了隊伍。

...

水師的操場之上，範閑滿臉平靜地坐在椅上，於高台之上看著下方的那些官兵們。官兵們的臉色有異，或激動或憤恨或畏懼。但那些眼神都閃閃爍爍地看著台上的欽差大人與官員們。

水師官兵大部分已經知道了昨天夜裏的事情，隻是由於時間太緊，所以那些常昆在中層將領中的心腹，並沒有機會挑起整座大營的情緒，而隻是帶著一路軍士意圖進州救人，隻是那個隊伍卻驟然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所以此時水師官兵們有些害怕，不知道朝廷為什麼會忽然派一個欽差大人過來，也不明白為什麼常昆提督與黨偏將都不在台上，難道軍中的流言是真的？

範閑眯眼看著台下的那些攢動的人頭。範閑黑壓壓地，竟是一直排到了港口邊上。

直到此時，他才感覺到了一絲後憂，禁軍他是見過的，黑騎是時常在身邊的，可是驟然看見上萬名士兵整齊齊站在自己身前，這才感覺到人數所帶來的那種壓迫感。如果這一萬個士兵都是自己的敵人，那自己隻怕在這台子上也坐不下去了。

範閑自嘲地翹起唇角笑了笑，也沒有怎麼認真聽那位水師三號將領的說話，心想自己的運氣真的不錯，居然在水師內部找到了許茂才，看台下士兵們的情緒雖然稍有不穩，但應該不會出現大的問題，想必定是許茂才在凌晨之後做了很多暗底下的工作。

而常昆已死，黨驍波已伏，沒有人帶頭，這些士兵再有血性，也不可能如何，許茂才說的對，自己過於高估了局麵的險惡性。

範閑摸了摸懷中的薄紙，這是參與東海之事的將領所寫的口供，黨驍波確實硬頂，就算被打昏了過去，也死不肯開口，不過軍中並不都是這種硬漢，在監察院的嚴刑逼供之下，終於還是有人招了。

有了口供，便有了大義上的名份，範閑不再擔心什麼，側耳聽著那位將領意興索然的講話。

這位將領便是老秦家的那位，他本不願意出頭，可是範閑停了許茂才的建議，根本不給他這個機會，幹脆撕破了臉皮，皮笑肉不笑地請他出麵訓話，同時也將宣布黨驍波罪狀的艱難人物交给了他。

果然不出範閑所料，當那位將領說到黨驍波勾結外地，私通海匪，違令調軍這三大罪名後，台下的官兵們都\*\*了起來，尤其是那些中層的校官們更是有些不大好的苗頭。

範閑看著這一幕，緩緩離開椅子，走到台前，望著台下的上萬官兵，溫和說道：“本官是範閑，奉旨而來。”

他不是神仙，沒有用眼神就讓全場陷入安靜的能力，但他的話語中夾了一絲自己體內的霸道真氣，迅疾傳播開去，嫋嫋然響徹了整個操場，讓那些官兵都愣了一愣。

便在這個空隙之中，範閑開篇名義：“提督常昆常大人，昨夜遇刺。”

台下一片嘩然，滿是不敢置信的議論之聲與震驚的聲音。

膠州知州吳格非擔憂地看了一眼台前的小範大人，他起始就不讚同全軍集合宣旨，應該分營而論，不知道小範大人是怎樣想的。

範閑望著台下那些官兵，緩緩說道：“常提督常年駐守膠州，為國守一方，甘在困苦之地，實為國之棟梁，陛下每每議及，便會讚歎常提督其功在國，忠義可嘉。”

台上知道內情的寥寥三人沉默著，他們早就收到了範閑代朝廷宣布的處理結果，而其餘的官員將領們聽著這話頓時傻了眼，小範大人不是來查常提督的嗎？

台下的官兵們也漸漸安靜下來，滿是疑惑地看著台上，沒有一個人聽明白欽差大人說的話。

範閑麵上帶著一絲沉重，幽幽說道：“天無眼，不料常提督竟然英年早逝...是哪些窮凶極惡之徒，竟敢做出這等惡行！”

他的聲音漸漸高了些來，充滿了憤怒，眼神裏也滿是狠厲之意，似乎是想從台下上萬官兵之中找出那個所謂真凶來。

